

世界名著译林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名著译林

第一卷

夏于全 主编

吉林摄影出版社

责任编辑：沈 峰

封面设计：申小芬

世界名著译林

夏于全 主编

吉林摄影出版社（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北京市潮运印刷厂 印刷

1000 千字 787×1092 毫米 16 开 80 印张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5000 册

ISBN 7-80606-596-2/I·37

定价（全 4 卷）：398.00 元

出版说明

世界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千百年来人类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证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有力地促进了世界各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的文学艺术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民族文艺的影响，而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养分，正是民族文艺能够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当今的世界上，国际间的交往空前频繁，文化传播的工具越来越发达，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我们在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中进行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应该自觉地掌握文学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主动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学习外国一切有用的东西。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快、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文学。

学习外国文学，也是我们了解世界、增进我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培养青年一代的国际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途径。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是时代的记录、民族的心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以至风俗、礼仪、心理等各方面的特征，无不鲜明生动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之中。世界文学史上出现的无数优秀作品，为我们了解各国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了宝贵材料。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形象地而不是抽象地认识世界各国的历史演变过程，了解他们的生活和风习，这是其他任何学术著作所不能代替的。

本部《世界名著译林》所选译的9部名著均出自世界文学大家之手，如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等，集中反映了他们的思想精髓和艺术成就，堪称世界文学的最强音，是全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全书编译严谨，语言通俗，充分展示了原著的精神风采。阅读这些名著，在获得文学美感的同时，还能增加我们对世界文学的感性认识，扩大我们的知识视野。

当然，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编译过程中出现的贻误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提出斧正意见，以便让我们及时修正。

编者

2003年4月

总 目 录

第一卷

威尼斯商人

牛 虻

少年维特的烦恼

第二卷

包法利夫人

欧叶妮·格朗台

第三卷

伊索寓言

呼啸山庄

第四卷

安徒生童话

茶花女

第一卷目录

威尼斯商人

第一幕	(2)
第二幕	(7)
第三幕	(14)
第四幕	(21)
第五幕	(27)

少年维特的烦恼

上篇	(32)
下篇	(51)

牛 虻

第一部	
第一章	(78)
第二章	(81)
第三章	(85)
第四章	(88)
第五章	(92)
第六章	(94)
第七章	(100)
第二部	
第一章	(106)
第二章	(110)
第三章	(115)
第四章	(119)
第五章	(122)
第六章	(125)
第七章	(129)
第八章	(132)
第九章	(138)
第十章	(144)

第十一章	(148)
第三部	
第一章	(155)
第二章	(161)
第三章	(165)
第四章	(169)
第五章	(174)
第六章	(176)
第七章	(183)
第八章	(187)
尾 声	(192)

威尼斯商人

[英] 莎士比亚 著

剧中人物

威尼斯公爵 宝喜霞的求婚者。

摩洛哥亲王 宝喜霞的求婚者。

阿拉贡亲王 宝喜霞的求婚者。

安东尼奥 威尼斯商人。

跋萨尼奥 安东尼奥的朋友,也是宝喜霞的求婚者。

萨拉尼奥
萨拉里诺
葛拉希阿诺
萨勒里奥

} 安东尼奥与跋萨尼奥的朋友。

洛良佐 絮雪格的恋人。

夏洛克 犹太富翁。

屠勃尔 犹太人,夏洛克的的朋友。

朗斯洛忒·高卜 小丑,夏洛克的仆人。

老高卜 朗斯洛忒的父亲。

里奥哪铎 跋萨尼奥的仆人。

鲍尔萨什
斯丹法诺

} 宝喜霞的仆人。

宝喜霞 富家嗣女。

纳丽莎 宝喜霞的陪娘。

絮雪格的恋人雪格 夏洛克的女儿。

威尼斯众显贵、法院官吏、狱卒、宝喜霞的仆从及其他随从。

剧景:一部分在威尼斯;一部分在大陆上的贝尔蒙,宝喜霞的邸宅所在地。

第一幕

第一景

[威尼斯。一街道]

[安东尼奥、萨拉里诺与萨拉尼奥上。]

安东尼奥 当真，我不懂为什么我这样忧郁；我为此厌烦；你们说，也觉得厌烦；我可怎么会沾上它，怎么会碰到它，这忧郁是因何而形成，怎么会产生，我却不知道；

忧郁将我变成了这样个呆子，简直叫我自己也莫名其妙。

萨拉里诺 您的心当是在大海洋上翻腾；那儿，您那些张着巨帆的海舶，如同洪波大浪上的显要和豪商，或者像海上的华彩物景展览台，高高俯瞰着一些轻捷的小商舫，当它们张开编织的翅膀飞过，众小艇对它们弯腰屈膝齐致敬。

萨拉尼奥 相信我，仁君，若有这买卖风险在外洋，我定必要用多半的心思牵挂着它。我也兀自会总要去摘取草标，探测风吹的方向，找寻地图上的港口、埠头、碇泊所；凡是能叫我担心我所冒风险会遭到灾难的每件事情，这疑虑都使我忧郁。

萨拉里诺 我吹凉肉汤的呼气会引起我一阵寒颤，当我想到了海上太大的一阵风会肇多大祸。当我一见到计时的沙漏在漏沙，我马上想到的乃是浅滩和沙洲，把它的桅尖埋得比龙肋还要低，去吻它的葬地。我若去到礼拜堂，望见那神圣而巍峨的石砌大厦，哪有不马上想到磊磊的礁石，只一碰我那轻盈的大船船舷，就会把一舱的香料都倒在浪里，使咆哮的海涛穿上我的丝绸匹头，而且，一句话，这会儿值得如许多，那会儿不值一个钱？我怎能想起这么一件事，而竟然不去想到假如这样的事发生，我一定得忧郁？不用跟我说；我知道，安东尼奥，乃是为担心他的货运而发愁。

安东尼奥 相信我，不是的；我要感谢我的命运，我所担的风险不寄托在一艘船上，也不靠一处地方；我全部的经营也不托赖着目今这一年的运会；所以我装船的货品不使我忧郁。

萨拉里诺 对了，那您是在恋爱。

安东尼奥 呸，开玩笑！

萨拉里诺 也不在恋爱？那么，我们说您忧郁，因为您不是在欢乐；那就很容易，当见您又笑又跳时，就说您欢乐，因为您不忧郁。我凭两面神耶纳斯起个誓，天公创造人造得好奇怪：有些个却总是满脸的酸醋味儿，从不会露出牙齿笑那么一下，即使奈斯托打赌那笑话很好笑。

[跋萨尼奥、洛良佐与葛拉希阿诺上。]

萨拉尼奥 您的最尊贵的亲戚跋萨尼奥，和洛良佐、葛拉希阿诺来了。再见：我们告别了，让位给更好的伙伴。

萨拉里诺 若不是您两位高贵的朋友来了，我准会耽下来，直到逗得您欢笑。

安东尼奥 二位高华的品德我十分尊视。我意想你们自己有事情要干，故而借这个机会辞别了离开。

萨拉里诺 祝各位早安。

跋萨尼奥 二位仁兄，何时能相叙共谈笑？你们显得生疏了：一定得如此吗？

萨拉里诺 您何时有空，我们随时好奉陪。

[萨拉里诺与萨拉尼奥下。洛良佐 跋萨尼奥公子，您见了安东尼奥，我们两人就告别；但午饭时分，请您要记得我们在哪里相会。

跋萨尼奥 我准时不失约。

葛拉希阿诺 您神色不太好，安东尼奥大兄长；您把世事看得太过认真了：太花了心思作代价，反倒会失着；请信我这话，您远非前一晌可比。

安东尼奥 我把这世界当世界，葛拉希阿诺；当作每人要演个角色的舞台，我演的是个悲苦角。

葛拉希阿诺 我来演丑角：让皱纹跟欢乐和嘲笑一起来到，而且宁愿我的肝用酒来温热，别叫我的心给痛苦的悲吟吹冷。为什么一个人，他的血液是暖的，要像他祖父的雪花石膏像，坐着？醒来时还在睡，无端地乖张

生气，害一场黄疸病？告诉您，安东尼奥——我对您友爱，爱上您所以这么说——这世上有一类人儿，他们的脸色，像死水池塘，萍藻掩盖着天光，操持一片执意要沉默的冷气，目的无非是要人家认为他为人多智慧，神态端庄，和思想深宏，他仿佛在说，“我是在宣读神谕；我开口说话时，不许有狗儿嗥叫！”老兄啊，安东尼奥，我知道这些人，只是因此上有了智慧的名声，由于不开腔，可是我却很明白，假使他们要说话，会叫人两耳受罪罚，听到的就会骂他们傻瓜。我下回再跟您来谈这事儿；可是别用愁闷这钓饵来垂钓了，去钓取那无聊得很的虚名俗誉。来吧，洛良佐老兄。小别一下子；午饭过后，我再来结束这劝告。

洛良佐 好吧，我们跟你们小别到吃饭时：我准是一个他说的紧口聪明人，因为葛拉希阿诺从不让我讲。

葛拉希阿诺 得，跟我在一起再过上两年啊，管保你认不出你自个儿的口音。

安东尼奥 祝安好：我要学会多讲点话儿咧。

葛拉希阿诺 多谢，当真，为的是沉默只适于干的牛门腔、嫁不掉的老处女。

[葛拉希阿诺与洛良佐下。]

安东尼奥 这一车话儿可有什么？

跋萨尼奥 葛拉希阿诺比整个威尼斯城里不论谁都更扯得一大车废话。他的理数好像是两箩筐秕糠里藏着的两颗麦粒：你找了一整天才找到它们，找到后你觉得不值得找。

安东尼奥 好吧，告诉我谁是那一位闺秀？你立誓要去向她作秘密的参拜，你曾答允今天会要告诉我。

跋萨尼奥 安东尼奥，你不是未有所闻知，只因我为了维持虚有的外表，而我的资源太微薄，不胜挥霍，我已经多么伤残了我的财货：如今我倒也并不为境况清寒而叹息伤感；但是我主要的烦恼乃是在设法解除我肩头的重债，由于我过去浪费太多而深深陷入了这困境。对于你，安东尼奥，我亏欠太大，友爱和金钱同样多，而为了你爱我，我就作为是许可，把我怎样定下了计划和目的，去清除债务，全部来向你诉说。

安东尼奥 好跋萨尼奥，要请你让我晓得；倘使能符合光荣和正道，如同你现在仍然是这样，你尽可安心，我的钱囊和身家，竭尽我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供你驱遣使用。

跋萨尼奥 在我的求学年间，射失了一支箭，我便发射另一支同样的羽箭，向着同一个方向，注视得较真切，去寻找先前的那支；冒险了两支，我终于都找到：我举这童年事例，只因我接着说的也天真而幼稚。我对你负欠太多，但年轻而任性，欠你的我已经失掉；可是假如你乐意向同一方向再发一支箭，去追踪那初次的发射，我敢确信，我看得真切，两支箭会一同找到，或至少要把你两次的冒险收回，而感念你初次的恩情，再图奉璧。

安东尼奥 你熟知我的情意，如今只空费时间，迂回曲折地试探我的爱；我心存疑虑，不信我会竭尽了全力来解脱你的困厄，这就比耗尽我全部的所有，还更加见外；故而，只要告诉我，我该怎么办，你认为我可以对你有所帮助，那就一准来做到：所以，你说啊。

跋萨尼奥 贝尔蒙城里有一位丰殷的孤女；她姿容绝妙，而尤其卓越难得的是她那芳华的美德；我从她眼里曾受到秋水流波的含情顾盼；她名叫宝喜霞，比古时坎托之女，勃鲁德的贤妻宝喜霞毫无逊色：这广大的世界耳闻她的贤良美妙，但见四方的好风从各处海滨吹来了声名藉藉的求婚佳客。从她两鬓垂下来的华发则宛如神话里的金羊毛，使她的贝尔蒙成了科尔契王邦，有许多鉴逊来探访。啊，我的好安东尼奥，只要我囊橐充盈，能够跟他们相匹敌，我心头有预见，指望得好运来临，准能完成我那如花的美梦。

安东尼奥 你知道我全部资产都在海上；我既无现金，又没有货贿去筹措一大笔款项：故而且到市上去；试我的信用能在威尼斯怎么样：要竭尽我的信用的能耐去筹款，供应你能到贝尔蒙，去找宝喜霞。去吧，马上去探问，我自己也就去，哪里有款子；我不问条件好歹，不论作为我担保，或作为我借贷。

[同下]

第二景

[贝尔蒙。宝喜霞邸内一室]

[宝喜霞与纳丽莎上。]

宝喜霞 当真，纳丽莎，我这小小的身体实在经受不了这个大世界。

纳丽莎 您是会受不了的，好姑娘，如果您的苦恼跟您那好运道一般多；可是，由我看来，那些吃得太饱的人跟那些挨饿没东西吃的同样要病倒。所以，居于中庸地带并不能算作不快乐：富裕会催生白发，但适中能引出长寿。

宝喜霞 好话，讲得对。

纳丽莎 要是能照着做，那就更好了。

宝喜霞 倘使实地去做一件事跟知道什么好事可以做同样容易,小教堂会变成大寺院,穷人的草屋会变成王侯的宫殿了。一位好的传教师才会遵从他自己的教诲;我更容易教二十个人做什么好事,却不能做二十个人中间的一个,去按我自己的教训行事。理智可以帮助制定法律约束感情,但激情会跳过冷静的律令;青年的狂热是这样一只野兔,它会跳过忠告这跛子的法网。可是这样说理不能替我挑选一个丈夫。唉哟,说到挑选!我既不能挑选我所喜爱的,也不能拒绝我所厌恶的;一个活着的女儿的意志便这样被一个死了的父亲的遗嘱所控制。纳丽莎,我不能拒绝,也不能挑选,岂不是难受吗?

纳丽莎 您父亲素来是有德的;道德高尚的人临终时必有领悟;故而拈阄,在他设计的金、银、铅三只匣子里挑选一只,谁挑了对他的用意就挑中了您,无疑,除非他是真正爱您,否则决不会被拈对。可是您对这几位已经来的公侯贵胄中哪一位求婚人,比较有好感?

宝喜霞 你且把他们一个个道来;你提名以后,我来描摹他们几句;从我的道白里,你可以觉察到我的感情。

纳丽莎 首先,那位那坡利亲王。

宝喜霞 嗨,那真是匹小马,因为他不讲别的,只谈他的马儿;因为他当作他的大好本领,能自己钉马蹄铁。我只恐他的令堂大人跟一个铁匠有过花头。

纳丽莎 然后是那位巴拉廷伯爵。

宝喜霞 他一天到晚蹙眉蹙额,仿佛说“假如你不爱我,算了”;他听到好笑的故事也不笑;我只恐他到了老年会变成个哭泣哲人,如今这么年轻已经愁眉苦脸得不像个样子。我宁愿嫁给一个骷髅,它嘴里插一根骨头,也不愿嫁这两个里边的哪一个。上帝保佑我别让他们拈中了我!

纳丽莎 那位法兰西贵族勒·榜先生,您对他怎么说?

宝喜霞 上帝造下了他,故而就算他是个人。说实在话,我知道嘲笑人是一桩罪过;可是他呀!唉,他有一匹比那坡利人更好的马,比那巴拉廷伯爵更糟的皱眉恶习;他是各式各样的人混和在一起,可没有他自己;听到一只画眉在鸣,他马上会跳跃;他会同他自己的影子斗剑;我若是嫁了他,就嫁了二十个丈夫。他如果瞧不上我,我会原谅他,因为他如果爱得我发了疯,我决不会报答他的恩情。

纳丽莎 那么,您对那位英格兰青年男爵福康勃立琪怎么说?

宝喜霞 你知道我不跟他说话,因为他不懂我的话,我也不懂他的话;他不会说拉丁、法兰西话,也不说意大利话,而你可以到法庭上去宣誓,我的英格兰话不值一个钱。他的外表还可以,可是,啊,谁能跟一个打手势的哑巴开谈?他的穿戴多古怪!我想他的短褂是在意大利买的,紧身裤是在法国买的,软帽是在德国买的,而他的举止是从天南地北弄来的。

纳丽莎 您认为他的邻居,那位苏格兰贵族怎样?

宝喜霞 他对邻居讲信修睦,因为他曾出借给那英格兰人一记耳光,他便发誓要在他能办到的时候偿还那记耳光;我想那法兰西人为他作保,立证签约,定必清偿。

纳丽莎 您看那青年德意志人,萨克逊公爵的侄子,怎样?

宝喜霞 早上他清醒时已经很坏,下午他喝醉了实在太糟;他最好时比一个人稍为坏些,最坏时比畜生略好一些;倘使最不幸的事发生,我希望我能设法不跟他在一起。

纳丽莎 要是他要求挑选,选中了那只中彩的匣子,您会拒绝遵循您父亲的遗嘱,如果您拒绝接他为女婿的话。

宝喜霞 故而,为避免遭殃,你务必在一只差错的匣儿上放上深深一杯莱茵河葡萄酒,因为倘然魔鬼在里边作怪而诱惑在外面,我知道他会要去挑选。我什么事都可以去做,纳丽莎,可不能嫁给一个醉鬼。

纳丽莎 姑娘,您不用害怕会配上这些贵胄们的任何一位:他们已经告诉我们他们的决心;那就是的确要回家去,不再麻烦您向您求婚,除非求得您能用别的办法,不照您父亲规定的经过挑选匣儿去解决。

宝喜霞 假使活到古代神巫那样老,我要跟月亮女神黛阿娜一样贞洁,除非能按照先父的遗嘱办理娶得我。我高兴这一帮求婚人这么懂事,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我不切望他离开的;祈求上帝赐他们以好风。

纳丽莎 您不记得吗,姑娘,老大人在世时有一位威尼斯青年,是士子,又是战士,同一位蒙忒弗拉侯爵来到过这里。

宝喜霞 是的,是的,是跋萨尼奥;我想来,这是他的名字。

纳丽莎 正是,姑娘;我这双傻眼睛所见到的所有的人儿,就推他最值得配上一位佳人。

宝喜霞 我很记得他,且记得他果真值得你夸赞。

[一仆人上。]

怎么说？什么事？

仆人 姑娘，四位宾客来向您告别；又有第五位，摩洛哥亲王，差个使从来报信，说他的主人亲王殿下今晚上要来到。

宝喜霞 要是我能对这第五位宾客用同样的心情欢迎，如同我对那四位加以欢送，我会要对他的到来感到愉快；要是他有着圣人般的品德而生着一副魔鬼似的尊容，那就不如让他听我的忏悔，可不要做我的老公。来，纳丽莎。喂，你在头里走。寻芳的贵客才辞行，探美的佳宾又来临。

[同下。]

第三景

[威尼斯。一广场]

[跋萨尼奥与夏洛克上。]

夏洛克 三千金特格；唔。

跋萨尼奥 呃，朝奉，三个月为期。

夏洛克 三个月为期；唔。

跋萨尼奥 这笔款子，我对你说过，由安东尼奥出立借据。

夏洛克 由安东尼奥出立借据；唔。

跋萨尼奥 你能否助我一臂之力？你能满足我吗？你能给我个答复吗？

夏洛克 三千金特格，三个月为期，安东尼奥出立借据。

跋萨尼奥 等你的答复。

夏洛克 安东尼奥是个好人。

跋萨尼奥 你听说过相反的责难吗？

夏洛克 啊，不不不不：我说他是个好人，意思是要你知道，我认为他是殷实的。可是他的资产是不稳定的：他有一艘海舶开往屈黎波里，又一艘开往西印度群岛；此外，我在市场上了解到他还有第三艘在墨西哥，第四艘驶向英格兰，他还有别的风浪浪掷在海上。但是船舶不过是木板，水手不过是人儿；而岸上和水上有旱老鼠和水老鼠，水贼和旱贼，我是说海盗，而此外还有水、风和礁石的危险。虽然如此，他这人还殷实。三千金特格；我想我可以接受他的借据。

跋萨尼奥 放心，你可以。

夏洛克 我要得到保证才可以接受；为了能得保证，我要考虑一下，我能跟安东尼奥谈谈吗？

跋萨尼奥 假如你高兴同我们一起吃饭。

夏洛克 是啊，去嗅猪肉味儿；去吃那个你们的先知基督把魔鬼咒进去居住的肉身。我可以跟你们做买卖，跟你们谈话和散步，等等，可是我不能同你们一起吃饭，喝酒，祈祷。市场上有什么消息？是谁来到了这里？

[安东尼奥上。]

跋萨尼奥 这就是安东尼奥舍人。

夏洛克 [旁白]他多么像个谄媚奉承的店主人！我恨他，因为他是个基督教徒，但是更为了他做人非常愚蠢，借钱出去不取利，因而压低了我们在威城放债营生的利率。若是有一天我把他压倒在地，我定要深深报复我对他的宿恨。他仇视我们的神圣民族，且在那百行商贾汇集的场所当众辱骂我，鄙蔑我的交易和利润，他叫作利息。我若原谅他，绝灭我的种族！

跋萨尼奥 夏洛克，你听到没有？

夏洛克 我正在考虑我手头所有的现款，据我大体上记得起来的总数，我一时筹不到三千。但那有何妨！我犹太同族有一位财东屠勃尔，能供应给我。但且慢！为期几个月，您想要借用？[对安]您好，祝福您，舍人；我们这才正在交谈起您尊驾。

安东尼奥 夏洛克，虽然我不论出借或告贷，从不多收回或者多付出少付，但为了我这位朋友的紧急需要，我将破一次惯例。他知道没有，你需要多少？

夏洛克 唔唔，三千金特格。

安东尼奥 借期三个月。

夏洛克 我把它忘了；三个月；您告诉过我。好吧，您立约；我来瞧；可是您听着；我以为您说过您借出或者

告贷,从来不收付盈余。

安东尼奥 我从来不收付。

夏洛克 当雅各替他舅父莱朋牧羊时——这位雅各从我们的圣祖亚伯兰算起,他聪明的母亲为他设法,当上了第三代族长;哦,他是的——

安东尼奥 为什么说起他?他可收取利息吗?

夏洛克 不曾,没有取利息;不收取,您叫做直接的利息;听着,雅各怎么办。当莱朋跟雅各共同商议定当了,出生的小羊儿,凡是有条纹斑驳的,归雅各所有,作为工资;秋末时,那些母羊,因情欲发作,跟公羊交配,而当传种的动作正好在这些毛茸蓄生间进行的当儿,这机灵的牧人剥了些树枝的皮,

牧人 插在发浪的母羊跟前泥土中,这些受孕的母羊产下羊仔来,凡是斑条羊就都归雅各所有。这是繁昌的道路,而他是得福的,繁荣昌盛是福佑,只要不偷盗。

安东尼奥 这是雅各所追随的机运,朝奉;但成就与否不在他掌握之中,而是由上天的意趣所支配和形成。你说这件事,可是说取利是好事?或者说你的金钱是公羊和母羊?

夏洛克 那可说不上;我使它孳生得快,听我说,老舍人。

安东尼奥 你瞧,跋萨尼奥,魔鬼能征引圣经,为他的目的。一个罪恶的灵魂用圣洁的凭证,好比是一句呈露笑脸的恶棍,一只穿心腐烂的美好的苹果;啊,欺诈有多么美好的表象!

夏洛克 三千金特格;这是一大笔整数。十二分之三;我来看,有多少;利率——

安东尼奥 好了,夏洛克;我们能否指望你?

夏洛克 安东尼奥舍人,不知有多少回您在市场上对我的款项和利润总是频施诋毁和粗野的辱骂:我总是耐心地耸一耸肩忍受,因逆来顺受是我们族类的标识。您漫骂我是邪教徒,凶残的恶狗,把唾沫吐在我的犹太外套上,只因我使用了自己的款子作经营。很好,看来您现在需要我帮忙;得了,那么;您跑来找我,并且说“夏洛克,我们要用款子”;您说道;您说,曾把唾沫吐在我须髯上,用脚踢我,像踢您那门槛外边一条野狗;借款子是您的恳求。我应该对您说什么?我应否说道,“一条狗能有钱吗?是不是可能一条狗能够贷出三千元?”或者,我应当弯下身子,用奴才的调门,屏息而低声,恭而敬之地说道:“好大爷,上个星期三您吐我唾沫;某一天您用脚踢我;又有一回您叫我狗子;为了这些个殷勤,我要借给您如许钱款?”

安东尼奥 我很有可能再这样叫你骂你,再吐你唾沫,再像往常般踢你。你若是肯借这笔钱,不必借贷给你的朋友;因为友谊怎么会从朋友那儿收取硬金银的子息?你若借贷,就作为借给你的仇人,他呀,假使他失约,你更好便于按立约处罚。

夏洛克 哎哟,您的气好大!我心想跟您攀交情,得您的友好,忘记您过去对我的种种羞辱,供应您目前的需要而不收一分钱作为我款子的息金,可是您不听;我完全是一片好意。

跋萨尼奥 这真像是好意。

夏洛克 这好意我要表示。同我去找个公证人,就在他那儿签好了单独债券;为了当作玩,您在某月某日,某一个地点,不归还我契据里写明的如许如许数目,让罚则定会在您身体上不论哪一处,随我的高兴,割下整整一磅白肉来作抵偿。

安东尼奥 我满意,当真;我要签这个借据,而说这个犹太人对我很善意。

跋萨尼奥 你决不可以为我签这个债券;我宁愿没有这笔款子而落空。

安东尼奥 嗨,老弟,别害怕;我不会受罚:这两个月内,在这债券到期前一个月,我指望有这债券上的数目三倍又三倍,回归到我这手里来。

夏洛克 啊,亚伯兰始祖,这些基督徒怎么这模样,他们自己太苛刻,倒怀疑人家的善意!请您告诉我,如果他到期失约,我有何好处,按照借据上规定的条款取罚?从一个人身上割下一磅人肉,比起胡羊肉、牛肉、山羊肉来,还不那么样值钱或有利。我说,为博取他的好感,我豁出这友情;他若是接受,那就好;否则,再会;对我的友好,请您切莫要唐突。

安东尼奥 好的,夏洛克,我要签署这债券。

夏洛克 那么,就请到公证人那里碰头;关照他怎样订立这玩笑的借据,我要马上去把款子装入钱囊,还要回家去照顾一下,留给了一个烂污的奴才去守护不放心,接着便赶来找你们。

[夏洛克下。]

安东尼奥 你赶快,温存的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就要成为基督徒;他变得善良了。

跋萨尼奥 我不爱口蜜腹剑。

安东尼奥 别着慌：这件事没有什么可低徊；到期前一个月，我的船都会回港来。

[同下。]

第二幕

第一景

[贝尔蒙。宝喜霞邸内一室]

[长鸣齐奏。摩洛哥亲王率扈从上，宝喜霞、纳丽莎及仆从随侍。]

摩洛哥 莫要因我的容颜面对我嫌厌，这是熠熠阳乌的晦闇雪格的恋人的公服，它啊，我是它邻曲和相近的亲人。跟我在北国找个最白皙的人来，那里费勃斯的火焰难得化垂冰，让我们契血来验证对您的情愫，比一比是他的，还是我的最殷红。告诉您，姑娘，我这副相貌曾使骁勇者胆怯；凭我的爱情，我起誓，我们疆土上最被尊崇的处女都曾爱过它；我不愿变易这色泽，温良的女王，除了为吸引您的喜爱。

宝喜霞 要获致雀屏中选，并不取决于一位窈窕淑女的微妙的眼光；而况，我相从与否这命运的拈阄，摒绝了我的自愿取舍的主权；但如果我父亲未曾以他的灵明限制、拦阻我，我要嫁哪位君子，匹配我他得遵循我告您的程序，那么，您殿下，声名赫奕的亲王，在我看来便跟不论哪一位来访的君侯同样地修美，同样值得我恩爱。

摩洛哥 就为这一层，感谢您；因而，请您领我到匣儿那里去，去试探我的命运。我凭这弯刀起誓，它斩过波斯王和一位三次战败过索列曼苏丹的波斯亲王，我要怒目瞪退最威武的雄杰，威震这世上人间最勇猛的英豪，从母熊胸头拉下给喂奶的子熊，哎，当一头饿狮咆哮时嘲弄它，为求得您的情爱。但是，唉呀！赫居里若跟他的侍从列却斯掷骰赌赛比高低，大点也许碰运气会出自那无力小子轻挥的手中；于是大力神便这般的给僮儿所败；这样，我也许被盲目的逆运所引领失掉了机缘，给不堪的庸人所得，而在悲伤里丧命。

宝喜霞 您得凭命运，或者放弃掉，不再企图去挑选，否则挑选之前立下誓，挑错了决不再向那一位姑娘求婚配；故而要请您考虑。

摩洛哥 我不会。来吧，引我去试探命运。

宝喜霞 首先，到店里：午餐后您将去冒险。

摩洛哥 愿好运来临！我或者成功得福，或失败而丧命。

[长鸣齐奏，同下。]

第二景

[威尼斯。一街道]

[朗斯洛忒上。]

朗斯洛忒 当然，我的良心会同意我从这犹太主人家里逃走。魔鬼在我的臂肘旁引诱我，说道，“高卜，朗斯洛忒·高卜，好朗斯洛忒”，或是“好高卜”，或是“好朗斯洛忒·高卜，使用你的腿儿，就开始吧，跑掉”。我的良心说，“不要；注意，老实的朗斯洛忒；注意，老实的高卜，”或是，如刚才所说，“老实的朗斯洛忒·高卜；别跑；鄙视用你的脚跟逃跑。”好，那个挺大胆的魔鬼叫我收拾行李：“上路！”魔鬼道；“走啊！”魔鬼道；“为了老天，鼓起胆来，”魔鬼道，“就跑。”好，我的良心挂在我心儿的脖子上，很聪明地对我说，“我的老实朋友朗斯洛忒，是个老实人的儿子，”或许该说是个老实妇人的儿子；因为，老实讲，我父亲有点儿气味，有点儿那个，他有一种味儿；好，我的良心说，“朗斯洛忒，别动。”“动，”魔鬼说。“别动，”我的良心说。“良心，”我说道，“你出的主意对”；“魔鬼，”我说道，“你出的主意对”；依了我的良心，我该待在我的犹太主人这里，他啊，上帝恕我，是个魔鬼；而从犹太人这里逃跑，我就会跟着魔鬼跑，他啊，对不起，本身就是魔鬼。这犹太人肯定是魔鬼的化身；而我这良心，凭良心讲，是个硬良心，因为它出主意，叫我待在这犹太人这里。魔鬼替我出的主意倒比较友好：我决计逃跑，魔鬼；我的脚跟听从你的指挥；我要跑。

[老高卜携篮上。]

高卜 小官人，您，请问您，到犹太老板家怎么走？

朗斯洛忒 [旁白] 天啊，这是我亲生的老子！他的眼睛比沙盲还厉害，是石子盲，认不得我；我来逗着他玩儿。

高卜 小官人,年轻的士子,请问您,到犹太老板家怎么走?

朗斯洛忒 下一个拐弯你往右手拐,最后一个拐弯你往左边拐;凭圣母,就在下一个拐弯不用拐,便直接到了犹太老板家。

高卜 上帝可怜见,这可难找了。您可能告诉我,有一个朗斯洛忒待在他那儿,可还待在他那儿不。

朗斯洛忒 你是讲的朗斯洛忒小官人吗?[旁白]瞧着我来叫他流些眼水。你是说的朗斯洛忒小官人吗?

高卜 不是小官人,小官人,只是个穷人的儿子;他老子,我虽然这么说,是个老实的贫寒透顶的人儿,不过多谢上帝,还活得不错。

朗斯洛忒 得,由他的老子去要怎样便怎样,咱们讲的是年轻的朗斯洛忒小官人。

高卜 您官人的朋友,他叫朗斯洛忒,小官人。

朗斯洛忒 可是我来问你,故而,老人,故而,我求你,你讲的可是朗斯洛忒小官人?

高卜 是朗斯洛忒,要是您小官人高兴。

朗斯洛忒 故而,朗斯洛忒小官人。别说朗斯洛忒小官人了,老人家;因为这年轻的士子,根据运气、气数和这一类怪异的说法,三姐妹那等方术,是当真去世了,或者如你用常言来说的,叫做归了天。

高卜 凭圣母,上帝不准!这孩子是我老来的拐棍,我的依仗啊。

朗斯洛忒 我看来像棒头或撑柱,一根拐棍或支杖吗?你认识我吗,老人家?

高卜 唉呀,我不认识,年轻的士子;可是,我求您,告诉我,我的孩子,上帝安息他的灵魂,是活着还是死了?

朗斯洛忒 你不认识我吗,老爹?

高卜 唉,小官人,我是个沙盲瞎子;我不认识您。

朗斯洛忒 不认识,当真,要是你眼睛不坏,你也不见得会认识我:得有个聪明老子才能认识他自己的儿子。好吧,老人家,我来告诉你你儿子的消息:祝福我:真相会显露出来;谋杀不能隐藏得太久;一个人儿的儿子也许能躲避一时,可是事实终于会显露。

高卜 请您,小官人,站直了:我相信您不是朗斯洛忒我的孩子。

朗斯洛忒 我们别再瞎胡闹了,请你给我祝福吧:我是朗斯洛忒,过去是你的孩子,现在是你的儿子,将来是你的小子。

高卜 我不能相信你是我的儿子。

朗斯洛忒 我不知道我该有个怎样的想法:可是我确实是朗斯洛忒,犹太人庵的小厮,我也确实知道你的老婆玛吉蕾是我的妈。

高卜 她名叫玛吉蕾,不错:我可以赌咒,你若是朗斯洛忒,你就是咱的亲生骨肉了。上帝委实是圣灵!你脸上长得好一把须髯啊!你下巴上长的毛比我那驾车的马儿道平拖的尾巴还多。

朗斯洛忒 那么,看来是道平的尾巴长得往后退了;我蛮有把握;我最后见到它时,它的尾巴毛长得比我现在的脸上的毛多得多哩。

高卜 上帝啊,你变得多厉害!你跟你主人合得来吗?我给他带了件礼物来。你们合得来吗?

朗斯洛忒 得了,得了;可是,拿我来说,我既然已经决计逃跑,我就非跑它一程路决不会停下来。我这主人是个十足的犹太佬:给他一件礼物!给他一根绳子去上吊:我替他干活挨饿;你能用我的每一根手指去数我的肋骨。阿爸,你来得我很高兴:你替我把礼物送给跋萨尼奥奥官人,他啊,当真的,把漂亮的新制服给仆人穿:我若不侍候他,我要跑遍这世界。啊,好运道!这来的就是他,爸爸;我若再侍候那犹太佬,我就是个犹太人。

[跋萨尼奥奥与里奥哪译及其他从人上。

跋萨尼奥奥 你可以这么办;可是得赶快,晚饭最晚要在五点钟准备好。这几封信送掉;把制服裁做起来,请葛拉希阿诺马上到我寓所来。

朗斯洛忒 上前,爸爸。

高卜 上帝保佑大官人!

跋萨尼奥奥 多谢你,有什么事?

高卜 这是我的儿子,大官人,一个可怜的孩子,——

朗斯洛忒 不是个可怜孩子,大官人,是那犹太财东的小厮;我愿意,大官人,我爸爸会告诉您——

高卜 他有个大缺点,大官人,正如人家说的,来侍候,——

朗斯洛忒 果然,总而言之,我侍候那犹太人,如今想要,我爸爸会详细——

高卜 他主人跟他，不瞒您大官人说，有点儿合不拢来——

朗斯洛忒 干脆说一句，事实是那犹太人，给我吃了苦头，使得我，我爸爸，他是，我希望，一个老头儿，会向您陈明——

高卜 我这里有一盘烤好的鸽子愿意奉送给大官人，我要请求的是——

朗斯洛忒 简单道来，这请求不关我自己，您大官人会从这老实的老人家这里得知；所以，我虽是这么说，他虽是个老人，可是个穷人，我爸爸。

跋萨尼奥 由一个人讲，你们要什么？

朗斯洛忒 侍候您，大官人。

高卜 那正是这事情的缺点，大官人。

跋萨尼奥 我很认得你；我答允你的要求：你主人夏洛克今儿跟我谈过，把你荐升给了我，假使你离开一个犹太财东，来当这样穷一个士子的从人，能叫做荐升。

朗斯洛忒 一句老话一分为二正好应在我主人夏洛克和您身上，大官人：您有了上帝的神恩，他有的是钱。

跋萨尼奥 你说得利落。同你的儿子，老人家，去跟他那位旧主人道别，然后去问明我的寓所。给一套制服与他，要比别人的显焕些；照着办。

朗斯洛忒 爸爸，里边来。不成，我弄不到一个好差事；我这脑袋里这舌头不顶事。好啊，要是不管谁在意大利有生得比我这能按着《圣经》起誓的手掌上更好的掌纹，[我才不信呢，]我的运道是出色的。得了，这是一条单一的寿命线：这儿有不多几个老婆；哎呀，十五个老婆算不了什么；十一个寡妇和九个闺女对于一个男子汉算不了什么；还有，三次掉在水里不淹死，有一次却在鸭绒床榻边上险些送了命；这儿是见得能死里逃生。好吧，要是命运神是个女的，她这一着倒是个好娘儿的一着。爸爸，进来；我要花一眨眼的工夫跟那犹太老板道别。

[朗斯洛忒与老高卜下。

跋萨尼奥 我请你，好里奥哪铎，烦劳你了：这些东西买好了，装上船以后，赶快回来，因为我今夜要宴请我最最尊重的朋友：请赶快，去吧。

里奥哪铎 我一定替您尽最大的努力照办。

[葛拉希阿诺上。

葛拉希阿诺 你主人在哪里？

里奥哪铎 那边，官人，散着步。[下。

葛拉希阿诺 跋萨尼奥仁君！

跋萨尼奥 葛拉希阿诺！

葛拉希阿诺 我对您要提个要求。

跋萨尼奥 我答应了你。

葛拉希阿诺 您一定不能拒绝我；我得跟您到贝尔蒙去。

跋萨尼奥 那么，你就准定去。可是你听着，葛拉希阿诺；你太放浪，太粗豪，高声说话：这些个对于你很合适，在我们眼里并不显得是缺点；但在生疏的场合，那就显见得有点儿放肆。务请你尽力设法在你那跳跃的精神里注入几滴冷静的谦恭，否则由于你的轻举，我会在我的所去之处被误解，而丧失希望。

葛拉希阿诺 跋萨尼奥仁君，听我说：我倘使不罩上一层端庄，言谈间温文尔雅，只偶然赌个咒，袋里装着祈祷书，脸上很严肃，还不够，餐前祷告时，把帽子压低，遮住了眼睛，叹息着说声“阿门”，遵循了一切谨守礼仪的风范，像个去讨老祖父喜欢的人儿般，装得个郁郁苍苍，就永远莫信我。

跋萨尼奥 很好，我们且看你的行止吧。

葛拉希阿诺 今晚上不作数：你可别把我今天夜里的行动来估量。

跋萨尼奥 不会，那可惜；我要请你发挥你最不羁的欢快，因大家好友们要作乐。可是再会吧：我有别的事。

葛拉希阿诺 我也得去找洛良佐和别的一伙：但我们将在晚饭时和你相会。

[同下。

第三景

[同前。夏洛克家中一室]

[絮雪格与朗斯洛忒上。

絮雪格 你这样离开我父亲，我觉得难受：这个家是地狱，你是个淘气的小鬼，破除了几分常日的无聊单调。

可是祝你好，这儿一块钱你收着：朗斯洛忒，就在晚餐时你见到洛良佐，他是你新主人今晚的客人：给他这封信；悄悄地私下捎给他；再会吧，我不愿给我爸爸见到我在跟你说着话。

朗斯洛忒 祝平安！眼泪替代了我的舌头。最标致的异教徒，最温柔的犹太闺女！若不是有个基督徒来将你骗走，就算我太糊涂。可是，再见了：这几滴傻眼泪差不多淹没了我的男儿气概：再会。

絮雪格 再会啊，好朗斯洛忒。〔朗斯洛忒下。〕

唉哟，这真是我多么深重的罪辜，竟会得羞于做我父亲的孩子！可是我虽在血统上是他的女儿，在做人行事上可不是。啊，洛良佐，你若守信约，我将平静这心头浪，信奉基督教，做你恩爱的好妻房。

〔下。〕

第四景

〔同前。一街道。〕

〔葛拉希阿诺、洛良佐、萨拉里诺与萨拉尼奥上。〕

洛良佐 且不说，我们在晚餐时分溜出去，在我寓所里化装好，然后回来，前后一小时。

葛拉希阿诺 我们准备得还不够。

萨拉里诺 我们还没找好执火把的僮儿。

萨拉尼奥 那就要不得，除非打点得很新巧，否则由我看来还不如不用吧。

洛良佐 现在还只四点钟：我们有两小时去准备。

〔朗斯洛忒持信件上。〕

朗斯洛忒朋友，什么事？

朗斯洛忒 若是您高兴把这打开来，它好似会告诉您。

洛良佐 我认得这笔迹：当真，这笔划真妙；比这张洁白的信纸更要较好的，是那写字的凝脂美手。

葛拉希阿诺 是情书。

朗斯洛忒 大官人，小的告辞了。

洛良佐 你到哪儿去？

朗斯洛忒 凭圣母，大官人，去请我的老主人那犹太人今晚上跟我的新主人那基督徒一块儿吃饭。

洛良佐 且慢，这一点给你：我去回报温婉的絮雪格，我不会误她的约；悄悄地跟她说话。各位，去吧，〔朗斯洛忒下。〕

你们去准备今晚的假面跳舞吗？我已经约好了一个执火把的僮儿。

萨拉里诺 唔，凭圣母，我马上去准备起来。

萨拉尼奥 我也去。

洛良佐 再过点把钟，跟葛拉希阿诺和我在他寓所里相会。

萨拉里诺 这样很好。〔萨拉里诺与萨拉尼奥同下。〕

葛拉希阿诺 那封信不是漂亮的絮雪格写的吗？

洛良佐 我定得把一切都告诉你。她关照了我怎样将她从她父亲家接出来，她将随身带什么样金珠宝贝，她会预备好怎样的僮儿服装。假如犹太佬她父亲能得升天，那是因依仗他温婉的女儿之故。逆运决不敢拦截她行进的步子，只除了它可能采取那样的借口，说因为奸邪的犹太人是她父亲。来吧，和我一同去；边走边看信：美好的絮雪格将是我执火把的僮童。

〔同下。〕

第五景

〔同前。夏洛克家门首〕

〔夏洛克与朗斯洛忒上。〕

夏洛克 好吧，你可以看到，你眼睛能判定，老夏洛克跟萨拉尼奥的区别：——什么，絮！——你再也别要穷吃了，像你在我家一般：——什么，絮雪格！——还死睡，打鼾，把衣服胡乱撕烂；——嗨，絮雪格，我说！

朗斯洛忒 嗨，絮雪格！

夏洛克 谁要你叫的？我没有要你叫啊。

朗斯洛忒 您老人家老是告诉我，说不关照，我什么事也不要干。

〔絮雪格上。〕